

萧星寒 著

拨浪鼓青春书系  
BOLANGGU QINGCHUN SHUXI

# 双鱼的秘密花园



青岛出版社

# 双鱼的秘密花园

萧星寒◎著

青岛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双鱼的秘密花园/萧星寒著. —青岛:青岛出版社,2005.4

(拨浪鼓青春书系)

ISBN 7-5436-3331-0

I. 双... II. 萧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16537号

## 双鱼的秘密花园

作 者 萧星寒

责任编辑 刘耀辉 E-mail: bolanggupku@163.com

全书插画 杨斌斌

装帧设计 翡 翠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(青岛市徐州路77号;26607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85814611—8664 传真 (0532)85814750

照 排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

印 刷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(890mm×1240mm)

印 张 7.5

插 页 8

字 数 150千

印 数 000 01~10 000

书 号 ISBN 7-5436-3331-0

定 价 17.50元

盗版举报电话 (0532)85814926

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回承印厂调换。

厂址:青岛市重庆南路99号 邮编:266032 电话:2773478

本书建议陈列类别:原创青春小说 校园小说



我总觉得自己是条梦想翅膀的鱼……

我叫钟扬,出生在阳春三月,有个外号叫“二胡”,不是瞎子阿炳拉的那种以凄惨闻名于世的乐器,而是胡说八道加胡思乱想的简称,前者人人能看见,后者是我的秘密花园,无人能涉足。我目前在C市504中高二·四班深造,学习如何说谎。

告诉我我属双鱼座的人,叫林思琦。

那天是国庆长假返校的第一天。几天没见,大家都很兴奋,三五几个聚一块儿,天南地北地摆谈假期见闻:谁见着美女鼻血喷了两斗有余了,谁打了两天两夜“传奇”好不容易升了三级却忘了存盘了,谁跑黄山溜达了一圈发现不过就是人多车多东西贵如此而已了,诸如此类。

午饭后,我到教室,准备写下午要交的作文。教室里冷清的,没几个人。同桌林思琦正在看一本小书。我刚拿出作文本,她就问我:“你哪天出生的?”

“3月12。查户口啊?”

“3月12?”林思琦埋头在小书上搜寻。她是个很漂亮的女孩,文静而不失活泼,开朗而不显野蛮。稍顷,她抬起头,明亮的双眸散发着亮光:“双鱼座,你属于双鱼座,十二星座中最后一个。”她轻声念道:“包含了十二星座进化的总和,是古老轮回的结束,又是新一轮演进的发端。双鱼人同时兼具十二星座的优缺点于一身。——真的是这样吗?”

“什么乱七八糟的,给我看看。”

我拿过书来,见上面还写道:

具有温柔浪漫的个性,富直觉和艺术性,内向而羞怯,然而内心的复杂和矛盾却非外人所能想像。虽然有着丰富的想像力,相对地也容易做着不切实际的白日梦,对自己没有信心,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。

——这不就是说的我吗？我怔住了。

“胡说八道。水平比我还高。”我用自言自语掩饰真实感受。

“就准你胡说八道？没道理啊。”林思琦显出不满来，“我是天蝎座的，我觉得至少有75%说正确的了。”

“切，你不知道吗，这和算命卜卦没什么两样，全是拿模棱两可的话来套你。”随即，我给她讲了三个才子与算命先生的故事：

三个才子进京赶考，心中没有底儿，就去找京城里最最最有名的算命先生刘半仙算一卦。刘半仙问罢三人的生辰八字，子丑寅卯，猪鸡狗羊，胡乱嘀咕一番，随即在三人面前竖起一根手指。三人不解，齐问：大师，这，太高深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刘半仙摇头晃脑，曰：此乃天机，不可泄露，尔等自去考试，待皇榜发布之日，尔等自会明白个中真谛。三人面面相觑——当然了，问了等于没问嘛——可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大师们总喜欢弄些玄玄虚虚的东西，于是给钱走人。如你所想，既然是京城里最最最有名的半仙，那“给神仙的孝敬费”自是比别处来得贵了，何况京畿重地，消费本来就比较高等，所以三人临走时放出狠话来，如果不准，就回来找刘半仙算账，砸摊子，拆庙子，说不定还要杀人。三人走后，刘半仙的徒弟就问：三人前来问科举之事，该说全部榜上有名啊，何以师尊只竖一指呢？刘半仙拈须而笑，道：如若三人全都考上，我这一指就表示他们一起考上；如若三人全都没有考上，那我这一指就表示他们一个也考不上；如若三人中有两人考上，我这一指就表示他们中有一人考不上；如若三人中只有一人考上，哈哈，我这一指不就正好表示他们中有一人能考上吗？

“不管结局如何，都逃不脱算命先生那一指啊。”我总结道，“星座之说同样如此。”

“可是我觉得……”

“人只在对未来感到茫然，对现实感到迷惘的时候，才会迷信。你好像不处于这个阶段嘛。”我揶揄她。

“二胡，原来跑这里来啦！有人找！”“九点”站在教室门口，气喘如





牛。他叫江海洋,著名胖墩,大号的球衣也被他塞得满满的,因为名字里有三个三点水,所以外号叫九点。

“谁找我?”

“不知道。在传达室等你,叫你快去。”

“这事以后再探讨。”我把那本《星座传说》还给林思琦,出教室,下楼,走过“情人林”,穿过尘土飞扬的操场,去往校门旁的传达室。

2 <<

504 中是中国千千万万所中等教育学校里的一所,唯一的特点是普通,它的教学楼、宿舍、操场、食堂和厕所与你所见过的任何一所中学没什么区别。如果你是外星人,来地球找我,肯定会因为学校的千篇一律而遍寻不着。

这里最雄伟的建筑是教学楼,五楼一底,外墙刷得雪白,但多数时间蒙着一层黑色的灰。那是旁边钢铁厂的杰作。每回领导来检查,校长都会叫我们用几十吨水把教学楼擦洗干净。领导来时看见教学楼白得发亮,就会把校长“狠狠”表扬一番,虽然他也不知道教学楼的白与校长毫无关系。领导走后,教学楼很快又成黑不溜秋的样子了,直到领导下次莅临指导,才能再次光鲜。所以,教学楼喜欢领导来,而我们相反。

如你所知,擦洗外墙是件又累又脏又苦又危险的事,这种“光荣、神圣而且艰巨”的任务通常由男生包办。我是男生,又来自“富有吃苦耐劳精神的地区”(校长语——二胡注),每次都被校长指名负责此事。我狂郁闷:光今年就擦了五次半!之所以有半次,是因为那回领导临时取消了来校视察的计划。得知此消息时,我刚好了擦了一半,高兴得直想跳起来。当时我正站 20 米高处,要是掉下来一准变成肉饼。我幸运地站稳了,可水桶不幸遇难,刚好掉在校长大人跟前。他老人家因此住院一周,看是否吓出了心脏病,顺便查了一下前列腺。而我则写了六六三十六份检查,又被一位退休警察(据说此人乃审讯专家,曾以疲劳战

术征服过若干名以顽固与狡猾闻名于世的犯罪分子——二胡注)审讯了整整6个小时,看我是否想谋杀校长大人,幸好我属于有贼心没贼胆的那号人,又专会胡说八道,此事最后总算不了了之。

504 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操场:横着看,并列着的是四个篮球场,竖着看,是一个不标准的足球场,也就是说,篮球场与足球场共用一块场地,所以足球迷与篮球迷时常发生争执,吵嘴、打架是常有的事。“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,谁叫我们学校穷嘛。”校长如是说。

除此之外,这里还有食堂、厕所、男女生宿舍、情人林、体育馆……在后面的故事中,你将逐一领略它们的风采。

### 3 <<

504 中实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,外来人员一律不得入校,家长探视学生也只能在传达室见面。

没进那小屋我就看见了七表哥那潇洒不羁的身影。他带来一个金属笼子,说有只猫叫我帮他喂养两个月。

“不就是养只猫嘛,喂点鱼,再和老师捉捉迷藏,也没什么难的。”我看着他脚旁的金属笼子。笼子细而密,看不清里面的生灵。

“看不清啊?”我尽力透过细而密的笼眼往笼子里看,依稀瞧见一只蜷缩着的紫色动物,它那两只黑得发亮的眼睛古怪地眨巴着。我想:猫眼里的我一定是被铁丝细细地分割成的无数碎片,就像我眼里的猫。

七表哥打开笼子,抓住猫颈部的皮毛,把它提了出来。它四肢收拢,身体缩成一团。样子很普通,紫色短毛,褐色眼睛,锋利的爪子,长长的胡须,和别的猫没有什么两样。

“它凶吗?”我问。

“你又不是老鼠,怕什么?”七表哥笑着说。

“哦,我会好好待它,就像待你一样。”





“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”

“那你吐两颗象牙出来瞧瞧——吐不出来吧？”

七表哥一时语塞。我哈哈大笑。似这等对白乃我之拿手好戏，没有几人玩得过我。

“好啦，不和你鬼扯了，我要走了。”

“不多玩会儿？”

“不耽误你了。我……”七表哥把猫放回笼子，“猫交给你，一定要好好照顾它。”

“我办事，你放心。”

“这猫……是我在野地里捡的。”七表哥把笼子递给我，神情极为严肃，“如果有什么意外，记得打电话给我。”

“知道啦，婆婆妈妈的，猫不会有事 D。”

“我不是说猫，我说的是你。”七表哥急了。

“瞧你说的，我又不是耗子，它还能把我生吞啦？！”

“反正——反正你要小心点就是了。”

“谢谢七表哥的关心，表弟我在这儿给你敬礼啦。还有什么废话请一次说完，不要像个害羞的小丫头。”

“没事了。你回去吧。我先回家一趟，下午就回南京了。”

“那就不送了。88，七表哥，祝你一路顺风二龙戏珠三阳开泰。”我提起笼子——它出人意料地重，“来，亲爱的小猫咪，我们回家喽。”

4 <<

操场上尘土飞扬，许多学生赤着胳膊在打篮球，有的分成两组对打，更多的是在篮板下站立，等着别人投的球落到自己手里。我管这叫“守株待兔”。

那边篮板下，江海洋将篮球奋力一扔，估计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，可球还是从篮板下方 10 厘米处飞过。我大吼：“九点，又是一丝不挂！”



江海洋回头，讪讪地笑了笑，说：“二胡，提的啥子鸟？”

“不是鸟，是猫。”

九点跑过来，打开笼子往里瞧：“公的还是母的？”

“你就关心这个。我不知道。你是这方面的专家，鉴定一下。”

其实，不用我说，他已经抓起猫，翻来覆去地看。“奇怪，它是不是被阉过？怎么什么都没有？”他面露疑惑。

“我不知道，我七表哥让我帮忙喂两个月。怎么？”

“也没什么。”九点把猫放回笼子，关盖子的时候夹住了猫的尾巴，他急忙又打开盖子，让猫尾巴进去。

“切！当心。”

“洒家打球去了。”九点总是自称洒家，估计是跟花和尚鲁智深学的。说完，他慌慌张张回到篮板下，继续“守株待兔”。

我摇了摇头，向男生宿舍走去。

## 5 <<

我们的宿舍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四层砖房，又破又旧。走廊狭长而阴暗，大白天也亮着 100 瓦的白炽灯。洗衣槽的水龙头坏了，没人去修，水流得满地都是，水深的地方扔着几十块砖头当临时桥墩。我每次都必须施展凌波微步的功夫才能进到 205 宿舍。

“小媳妇”坐在床上，冲我喊：“我知道‘不如桃杏，犹解嫁东风’是谁写的了。”

小媳妇本名张羿，学校“特权阶级”的成员（他爸爸是我校教导主任，相当于朝廷里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——二胡注），也是我为数不多的好朋友。

我嘻嘻一笑：“终于查到啦？恭喜恭喜。”

“笼子里装的什么？”

“薛定谔家的宠物。”





“原来是猫。”张羿从笼子里把猫抓出来，抱在怀里，抚摩几把，又学猫叫逗它玩，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七表哥没说……这样，一身紫毛，叫它阿紫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切！你以为是《天龙八部》啊！”

“为什么不可以？”

“说的也是。”张羿一般不反对我的意见，否则他就不是我的“小媳妇”了。他忽然说：“咦，它怎么不叫呀？”

我一愣：是呀，这么久了，就没听它叫过，九点夹住它尾巴时，它都没叫唤——难道是个哑巴？

“你们还有工夫玩猫？马上上课啦。”周明抱着两本书匆匆忙忙离开了寝室，那情形，就像兔子尾巴着了火。他是理科班，205的五个人中，我和江海洋、张羿是文科班。

“慌什么，起码还有一分三十七秒！”我气定神闲，大有泰山压顶而面不改色的架势，然后猛然想起——“第一节课是螳螂的！切，月亮掉进井里啦！”我夸张地尖叫，“我作文还没写哩。”

“这下你惨了，螳螂不会放过你的。”张羿幸灾乐祸。

“螳螂”是唐嘉福老师的外号，教我们“写作”。此人三十出头，微秃，略胖，戴一副圆孔眼镜，个子不高，手掌特大，形如菜刀，因常在课堂上挥动手掌做砍菜状，从侧面看，与螳螂无异，故得名，其性格亦与螳螂相类，是以深得学生畏惧。

“小猫咪，保佑我，这节课螳螂不检查作文。今晚我给你买鱼吃……”

“还不快去，它又不是菩萨，会保佑你？”张羿在一旁傻笑。

“哎，你怎么不慌？”

“我请假了。”

他爸爸是教导主任，请假很容易。而我只有一溜烟奔向教学楼。

男生宿舍距离教学楼800米。我以猎豹扑向羚羊的速度，一口气跑完这段路程。到楼梯口，我正想喘口气，上课铃却已响起，催命似的。

我抬腿就往楼上跑,五步并作三步,三步并作一步。

三楼拐弯时,我看见螳螂出了办公室。铃声还在催命,我继续狂奔,觉得肺快炸了,但我必须在螳螂之前进教室,否则——我气喘如牛,眼前只有台阶:一,二……四楼到了。再跑,腿使不上劲了,心脏跳得厉害。撞开教室门,同学们都在看我,大笑。我饿虎扑食般冲向座位,在我屁股接触椅子的刹那,铃声停了。

不一会,螳螂出现在教室门口。

6 <<

我得罪过螳螂。

那回,我和几个同学在厕所里边大便边议论老师。如你所知,厕所不讨人喜欢却是人人必去的地方。我校的厕所尤其如此。男厕共 50 个蹲位,每个蹲位均有两块砖供踏脚之用。后来三分之二的砖不知去向,人与大便的距离由此得以拉近。最恼人的是部分蹲位的两块砖仅仅失踪了二分之一——左边或者右边视具体情况而定,于是入厕者就得一边高一边低地解决问题。靠南边围墙,有条十几米长的发黄的小便槽。曾听老师讲,小便里面含有氨,使墙壁发黄的就是它。氨具有挥发性,刺激口鼻,既提神又醒脑。所以,我们上课上得头晕脑胀之后就会蜂拥到厕所里出清肠胃兼清醒头脑。

那天议论的重点对象是螳螂。螳螂是个值得反复议论的老师。

“昨天螳螂在我们班又唱了一出戏。”蹲我左边的李建军说。他是 5 班的,绰号“睡神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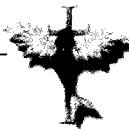
“他发什么神经?”九点在我右边。

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不就是我在该笑的时候没笑,不该笑的时候笑了嘛。”

“说来听听。”我怂恿他。

“嗨,简单得很。螳螂在课上讲了个笑话。后来我问过同学,那个





笑话他讲过不下十次。但同学们还是一起笑起来了。”

“给老师面子嘛——我明白了，你小子准没笑。”

“我笑了——只是我笑的时候全班刚好笑完。”

我笑道：“你睡着呢？肯定是，睡神的外号可不是白取的。你上课打瞌睡，被其他同学的笑声吵醒了，也跟着笑，谁想——哈哈。”

“算我倒霉。”李建军垂头丧气地说，“螳螂马上叫我起来，问我笑什么。我一时没明白过来，就说，笑你。说完我就知道自己犯大错误了，可惜为时已晚。螳螂的脸立马变得跟死猪似的，批评就像冰雹一样劈头盖脸地朝我砸过来。”

我接过他的话头：“据我观察，螳螂骂人一般有三个步骤。首先，毫不客气地指出你的弱点与缺点，告诉你，你这不行，那不对，这不好，那不妙，总之，你糟糕透顶，不可救药。然后用世间一切美好的词语来表扬自己，表扬自己当年是如何勤奋如何刻苦如何认真，连校花追他追得鸡飞狗跳昏天暗地，他也没有动心，把全部精力用于读圣贤之书，工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学有所成，顺利考取大学。最后，他会哀叹现状的不公，怎么就把他这样的天才弄来当教书匠，他怎么就会遇上像我们这样的又懒又笨又不听话的学生，否则，以他十几年的教学经验怎么会教不好我们？”

“对，对，对。”九点极力附和。

“他说了五十遍都有了。”

“就让你们再听一遍，如何？”不等他们同意，我就模仿螳螂的声音说道：“就凭我十几年的教学经验会教不好你们？是你们太——”

我哽住了，下面的话被我生生吞进肚子，让我肚子疼了三天。因为我看见唐嘉福老师急匆匆走进厕所，直奔小便槽而去。

在厕所里遇见老师绝对是件尴尬的事，因为你拿不准该不该叫“老师好”：叫吧，老师正蹲那儿，面呈苦瓜相，不知是便秘还是拉稀，你怎么叫？不叫吧，又有违中学生行为规范，老师不是常教育我们说要从小讲礼貌吗？叫与不叫间，学生万万难。这一回，让螳螂听见我边大便

边非议他……

“你要倒霉了。”李建军小声道。

“切，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又没有说他坏话。我只不过是陈述了一个事实而已。”话虽这样说，我心底却虚了。螳螂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很清楚，想逃脱他的报复，比登天还难。

这不，他的机会来了：我没有交作文。

7 <<

每位老师上课都有自己的特色：有的无风无雨，无波无浪，好似一部乏味的肥皂剧；有的风风火火，电闪雷鸣，大刀阔斧，炮声震天，让你有身处战场之感；有的喜欢旁征博引，举凡古今中外，天文地理，诗词歌赋，皆出其口；有的喜欢指手画脚，唾沫飞溅，面红耳赤，声嘶力竭，仿佛在法庭上与人唇枪舌剑；有的像演独角戏，自始至终都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说说写写画画……

螳螂上课非常有特点，只要你听过他一节课，你就会知道他是怎样的与众不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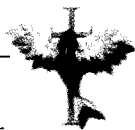
他上课一般要先讲十分钟与教学无关的内容，比如高中时教某个女生游泳，又比如大学时听过某位著名的国际级教授的讲座，诸如此类。所以，对于他的过去，我们了解得不比他夫人少，甚至可能更多。

他还不喜欢规规矩矩地站在三尺讲台上，而喜欢走，在教室里围着中间两组同学转圈，速度视讲课的内容而定，激动时快，平缓时慢。我给他打过表，快时 30 秒一圈，慢则要花 190 秒。

另外，他喜欢抽烟，烟瘾特大，讲课间隙，他会躲到教室后面去违反学校的规定。那时，他显得很紧张，一根两寸长的烟要不了两分钟就会完成历史使命。

螳螂教我们“写作”，用他的话来讲：光凭他十几年的教学经验就能教好我们。事实上呢，他让我的作文能力下降到小学水平。不瞒你





说,我是作文高手,写作是我唯一值得骄傲的东西。小学六年级我就凭《我的爸爸》一文“勇夺‘我的XX’征文大赛全县一等奖,显示了惊人的写作天赋与才华”(小学校长语——二胡得意地注),初中时又有《天堂鸟》、《星之心》、《梅雪》等数篇文章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,一时间名声大噪,被誉为“我们学校的大作家”。顺便说几句,当时有好多小女生是我的忠实读者与忠实崇拜者,其中两个最漂亮的声称非我不嫁,并因此大打出手,弄得尽人皆知,让我很没面子……没办法,名人就这样,你必须忍受光环下的炽热。(又开始胡说八道了!二胡——小媳妇注)没想到,我会遇见螳螂这样的老师……

螳螂教课,看似热闹非凡,其实骨子里就一个字:写。每周写三次作文,每篇作文写三次,直到他满意为止——那时你已经失去了对文字的感受能力,写出的不过是毫无感情的“豆腐干”。他评判作文优劣的标准是看学生是否按自己设计的思路去写,如果是,再差也是良,如果不是,哼哼,不管你自我感觉多好,一律是差。而我以为他的设计思路 and 我们的宿舍一样陈旧。为了得高分,我不得不“昧着良心”写。作文开头,如果是记叙文,我会这样写:清晨,阳光明媚;或者这样:清晨,阳光灿烂;又或者是:清晨,阳光温柔……总而言之,从来不刮风也不下雨更没大雾。如果是议论文,我会写:古语有云,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;或者:俗话说得好,一个篱笆三个桩;又或者是:伟大的孔子教育我们说,有客自远方来……总而言之,都是引用别人的话,代圣人立言。恶心吧?我就是这样把自己当小学生,恶心兮兮地写作文。

这一回,我连恶心的作文都没有写。

## 8 <<

声明:本人对老师并无恶意。相反,我对呕心沥血教育我们的老师尊重有加。但这并不妨碍我议论老师。不议论老师的学生没有资格做学生——因为你根本没把老师放在眼里,更不用说放在心里。要知道,

议论是个中性词,其内容是由被议论者自身的所作所为决定的。

9 <<

螳螂昂首阔步走上讲台,站定,放下课本,抬头挺胸收腹夹紧屁股,威严地环视四周,俨然狮子大王于草丛中翘首观望自己的领地。他清清嗓子,压低喉音吼道:“上课!”然后依旧是老一套,不说也罢。但螳螂对他一个人的声音盖过了全班 45 个人——8 男 37 女阴阳比例严重失调——感到不满,厉声叫道:“都没吃午饭吗?重新来过。”

“老师好!”

我吼得格外卖力,差点把声带震裂。螳螂微微点头——看得出他是对自己满意。“坐下。”他说。我心中暗喜:照螳螂的习惯,只要刚上课时没查作业就不会查了,我还有时间补上!阿弥陀佛,一场大难总算

.....

“钟扬!”

糟糕。我极不情愿地扭捏而起。螳螂问:“为什么不交作业?”

我偏头去看写作课代表刘诗慧。她坐得端端正正的,嘴唇抿成一条线,眼睛平视前方,大有身正不怕影子歪的英雄样儿。此女子深受琼瑶阿姨的毒害,自称四年级就开始阅读琼瑶,时至今日已看完琼阿姨的全部 51 部小说以及由小说改编成的全部电视剧,染上了琼小说的全部毛病,尤其喜欢以手掩嘴,用不标准的港台腔说“好恶心哟!”是以,我赐她外号“恶心格格”。她因此恨上了我,看我就好像看阶级敌人,总想找机会报复,这回算她狠,抓住了机会。

“——课代表说连江海洋都交了的。”

许多人笑起来。九点是出了名的懒虫,作业十回有九回不交。不管老师怎么骂他罚他甚至打他,他都是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,无动于衷。这与他老爸有关。他老爸炒股成了百万富翁,儿子没考上高中,就差一分出五千块钱,硬是给送进了 504。他对老师讲:“我儿子天生不是读





书的料，你们就不要难为他了。我对他要求也不高，能写会算就够了。”

江海洋扭头看我，一脸“楚楚”相——衣冠楚楚的楚楚，似乎在说：对不起了哥们儿，这回洒家不能陪你上法场了。

我切！

“钟扬！”螳螂声色俱厉，“说，为什么不写？”

我双手撑着桌子，以防被螳螂长江般滔滔的废言废话所击倒，同时脸上做“楚楚”相——楚楚可怜的楚楚。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知道螳螂会把我想说的话全部说完。

“写不出来吗？上次我讲了那么久都白讲了！有什么不好写的嘛，写作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，我就是用脚趾头想都能写出来……（为尊者讳，此处删去 456 字——二胡注）你以为我不会检查作业吗？我是那么不负责任的人吗？我的责任感是很强的……（为贤者讳，此处删去 249 字——二胡注）就凭我十几年的经验会教不好你们？是你们太笨……（为长者讳，此处删去 338 字——二胡注）你们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……”

他手臂上下挥动，做切菜状，以加强他说话的语气；嘴一张一合就像苍蝇扇动翅膀……对了，苍蝇……如果这时有一只苍蝇把他臭烘烘的大嘴当做粪池的入口，一定会奋不顾身地飞进去，在他牙齿合拢以前，冒险穿过喉管，钻进胃里，然后产下不计其数的卵。胃里温暖而湿润，很适合作为孵化室，于是，卵很快变成幼虫——也就是蛆。蛆们贪婪地吞食着螳螂咽下的食物，茁壮成长，不久，就羽化成蝇——书面语叫“变态”——成群结队地飞出我们亲爱的唐老师的嘴巴……

想到此处，我忍俊不禁，扑哧一笑。

这下可把老虎屁股烫着啦。螳螂大怒，三步并作两步，窜到我面前，盯着我的眼睛，目光像两把刺刀，喝道：“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？老师又不是在演戏……”

他比我矮，盯我的眼睛就必须仰起脸，所以，他口舌翻动时溅起的唾沫星子多数回到他的脸上。我想笑，可又不能，那会招来更严厉的惩



罚,于是,我开始想眼前的事有多悲哀。如果有个来自重力为 25 个 G 的星球的家伙此刻正在窗外观察地球人的日常生活,看见高大的地球人给矮个的骂得一无是处,肯定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:在地球上,身材越矮,就越有权威和地位。他一定会为自己 10 厘米的个子而无限骄傲,只道自己可以当选地球球长了。

兴许是仰着脸说话比较费劲,兴许是唾沫星子已落满他的脸,螳螂的咆哮比我预期的少了几分钟。他结束咆哮的动作很明显:食指竖起,朝上,推一推鼻梁上的眼镜架,就像指挥家演出结束时在空中划出休止符。“下课后到办公室来。”螳螂最后说。他走回讲台,拿起课本,掸掸粉笔灰,清清嗓子,道:“同学们,我们继续上课,今天我们学习……”

唉,又是这种开场白,软绵绵的,像棉花糖,看上去挺实在,舔一下,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没劲。我坐下,九点回头冲我挤眉弄眼,做了几个手势,告诉我螳螂训了我 9 分又 48 秒,没有打破由他创造的 12 分 59 秒的记录。我斜眼去看恶心格格,她一本正经地听着课,时不时在书上勾画,脑袋随着螳螂的讲解左右轻轻晃动,一副好学生的模样。装模作样,恶心!哼,此仇不报非君子。我打开书,随便翻了一页,立在课桌上,挡住老师的视线,开始胡思乱想。

假如我是外星人,我就……

10 <<

下课铃准时响起,螳螂按照惯例拖了两分钟的堂。临走,他有意无意望了我一眼——意味深长。

“唐老师在看你。”林思琦提醒我。

“你知道他眼神里的意思吗?他说:钟扬,来吧,小号儿已经打扫干净了,你来蹲吧。”

“你以为我们在坐牢呀?还小号儿咧。”

“也差不多吧。你想想,坐牢与上学不都是把人限制在一个固定

